



新鐫批選百將傳合法兵戎事類卷之四

明 東浙 趙光裕克榮甫

趙子玄德卿甫 彙輯

江東 董永遂行吉甫 訂正

鮮 元大化甫 全訂

練川 錢世禎士孫甫 詳闕

新安 高可學丁之甫 參閱

古歙 吳勉學允貞甫 校刊

姚江 湯大輅邦乘甫 全校

○隋韓擒 字子通河東垣人

古今法考專

古今法考卷之四

古今法考



宵濟襲采石是攻其無備

兵不血刃而取金陵是拔人之城而非攻

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夙著威名拜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陳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為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擊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陳將任蠻奴降之擒以精騎直入朱雀門陳人敵戰蠻奴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王叔寶賀若弼與之爭功擒曰明旨令臣與弼同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夕至扣門臣開而納之

弼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並帝曰二將俱上功按擒取陳叔寶於金陵以威名素著陳人自不敢敵耳

○隋賀若弼 字輔伯河南洛陽人

因防人交代而令敵不設備是用而示之不用

若弼少博學有大志且驍勇便弓馬高祖欲并吞江南以弼有文武才拜為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先是弼渡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蔽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而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及若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襲南徐州拔之軍令嚴

知其驕情而被之
是擊其情端

肅秋毫不敢犯進屯蔣山陳將魯達任蠻奴蕭摩訶
等相繼進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將驕且士卒亦情
遂督軍殊死戰大破之擒摩訶從北掖門入同韓擒
執陳叔寶遂平金陵常遇突厥入朝上賜射突厥一
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莫能當乃命弼弼祝曰臣若
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否則不中既射一發而中上
大說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朕也○煬帝在東宮時謂
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優劣何如
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閑將非領將史萬
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是誰弼曰惟殿

論三將優劣是將
既有能

以大將自許竟取
深忌致禍與韓信
自許多多益善而
取禍者相似

下所擇弼意以大將自許及即位弼尤疎忌大業二
年終坐誅

按若弼立功於隋全在智謀惜其不善居功以致
大禍

○隋史萬歲京兆杜陵人

萬歲善騎射讀兵書兼占候爾朱歡反萬歲連坐除
名配燉煌為戍卒驍武每入突厥中掠取牛馬深自
矜伐自言吾亦有武勇請弓馬復入突厥大掠而還
戍主始善之每同出入突厥中名聲北夷○竇榮定
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說

古今事考 卷之四 隋史萬歲

而留之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
各遣一壯士以決勝負突厥許之遣一騎挑戰業定
遣萬歲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
戰遂引去○高智慧等作亂命從楊素擊之萬歲率
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涉海攻陷溪洞不可
勝計前後七百餘戰聞千餘里寂無聲聞皆謂萬歲
已沒萬歲以信使不通置書竹筒浮於水汲者得之
言於素素說上其事高祖嗟嘆賜其家錢十萬還拜
領軍將軍○南寧夷爨翫來降已而復叛命萬歲率
兵擊之賊屯要害萬歲皆擊破之渡西濟河入渠濫

州行千餘里破其三千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
徑寸明珠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翫
入朝詔許之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以金寶賂萬
歲萬歲遂捨翫而還蜀主秀在益州知其受賂事及
翫復反乃奏之上怒其受金放賊將斬之以左僕射
高預力救得解○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命晉王及
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
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
遇達頭問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突厥曰得非燉
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遁去萬歲追斬數

達頭問萬歲之名
而遁去是三軍可
奪氣

千級楊素忌其功奏云突厥未塞上畜牧初不為寇
遂寢其大功將士稱冤萬歲還極言於上前忤意上
怒令左右搦殺之聞者莫不冤惜萬歲為將不治營
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
對敵應變無窮號為良將

按萬歲之驍勇易敵及治軍不警備大率與漢李
廣相似

○唐李孝恭

高祖命孝恭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
其衆諸將請坑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

巴蜀降衆不
已降

收用巴陵子弟所
以防變

船江中以疑賊
援是形之敵必從
之

而殺之後豈有降者乎悉縱之由是所至輒下○蕭
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命大治舟艦肄水戰
令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巴陵首
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內實質也遂統水陸十
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賊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
當濟用若棄之則反資賊柰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
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
外憂舟雖多何用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舫蔽江下必
謂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來及引救到則吾已拔江
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

以枯血為賊授首之祥是禁祥去疑

以贏兵挑戰而以精騎待之是以利動之以本待之

降○輔公祐反寇壽陽詔孝恭引兵討之至九江大饗士。枯酒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人所召。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祐罪惡貫盈。今仗威靈問罪。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遂盡飲。衆心為慰。公祐遣將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饗道。賊飢夜斫營。孝恭卧不動。使贏兵扣賊壘挑之。盧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却。賊追北。祖尚軍薄戰。遂大敗之。公祐窮棄丹陽。走追擒之。江南平。○時隋亡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自定計。其謀臣驍將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勛者。惟孝恭獨有方面。以自見。

云

按孝恭不殺已降得招抹之道。縱船江中得疑敵之方。釋枯血之疑。又所以一士卒之心。史稱其沉敏有識量。信夫。

○唐尉遲恭 字敬德 胡州善陽人

恭初從宋金剛及金剛敗奔突厥。乃與尋相舉地。未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去。諸將疑恭囚之。屈突通請殺之。以絕後悔。秦王曰。不然。恭若叛。豈在尋相後耶。釋之。引見卧内。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此為汝。

不殺恭而引見賜金是開誠心以結納英雄之士

以與關羽報效曹公同意

大呼致師所以誘人之進

資是日出獵忽世充自將數萬來其驍將單雄信直趨王恭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王顓曰衆人疑公叛我獨保無他何相報之速耶。○竇建德營未拔秦王命李勣等為伏命恭執稍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隱太子嘗以書招恭贈金寶一車辭曰秦王實生之願以身殉恩今於殿下無功何敢當賜若以私計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具告秦王王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全計已而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恭

開門安卧而賊不敢入是弱者強之

勸殺隱巢終非智勇

開門安卧賊至不敢入。○隱太子與巢王日夜謀害秦王恭與長孫無忌白秦王請先決計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恭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今自計何如勇士八百人悉入營控弦披甲矣尚何疑乃與侯君集等定計召房玄齡杜如晦共謀隱巢俱死立秦王為皇太子。○嘗侍宴慶善宮有班直上者恭曰爾何功坐吾上任城王道宗諭之恭勃然拳毆道宗目幾眇太宗不說罷召入切責之曰朕嘗怪高帝時功臣少全今觀卿所為乃知韓彭夷滅非高帝過國恩不可數得勉自整飭毋貽後悔恭頓首謝。

恭不善居功若非太宗則亦為唐之韓彭矣

古今合去子傳

百子傳卷之四

七五成帝原反

元吉之請與恭較
稍者思以剪秦王
之羽翼也

恭善用稍。每單騎入賊，雖群刺之，不能傷。又能奪賊
稍，還刺之。齊王元吉請去，乃與之較。恭請王加刃而
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用稍與奪，稍孰難。對曰：奪
稍難，試與齊王戲，須臾三奪其稍，遂大愧服。

按恭立功雖奇，而居功未善。然卒能善終者，以所
遇之主為唐宗，非漢祖也。

○唐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

靖嘗言：丈夫遭際，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嘆曰：斯人可語。孫吳，隋吏部
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

使功不如使過，此
見不可以成敗論
人也

乘水漲攻夔州是
攻其無備

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靖：「還遣命都督許紹，斬
之。紹力請得免，已而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李孝恭
戰不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擒
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遂手敕勞之。靖遂
陳圖銑十策，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
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大閱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
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
貴神速。今士始集，敵不及知。若乘水赴壘，是迅雷不
及掩耳。倉卒召兵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舟師
叩夷陵，銑將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

待其氣衰乃取是
三軍以氣為主及
其軍亂而擊之是
乘其氣衰也

以銳將拒戰非其
本心而不藉之深
得招降之法

靖曰不可。士洪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岬，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靖即率輕兵五千為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繼進，銳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乃降。靖入其都，號令嚴肅，軍無所私。或請靖藉銳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未藉以拒師，本非其情，不若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

當時公祐只恐丹
陽被兵故遣惠亮
為將耳今靖不
自取丹陽而先攻
惠亮是出其不意
故勝

降而藉之，恐自荆以南，堅城劇屯，毆之死守，非計也。上不藉由是，江漢列城爭下。○輔公祐據丹陽，反詔靖入朝，受方略。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皆受節制。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以步騎二萬屯青林，自至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六十餘里，為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自疲。老我師，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穴，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三軍雖精，而公祐所自將，亦精銳也。既保石頭，則牢不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聞，方今持重以待

靖之破突厥始離其腹心以誘降之既乘其不備而襲破之正與韓信破齊之事相似

公祐立計若出其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破則公祐擒矣孝恭聽之靖遣黃君謨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衆雖多不能戰乃出走擒之江南平帝乃嘆曰靖為銑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突厥部種離叛帝方圖進取命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騎兵三千由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未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詔靖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

乘其自安而襲之是攻其無備

安修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齊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歆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柰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驚潰俘斬十餘萬擒頡利及其子壘羅施於是斥地自陰而北至大漠矣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術縱士大掠散失奇貨帝召責之靖無所辨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今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既而曰向人譖公朕今悟矣遷尚書右僕射○

深入以示威立君
以示恩皆御吏之
道

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
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海道行軍
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
五總管皆屬焉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奔退保
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芽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
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國人多降吐谷渾
伏允憂賊自經死靖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甌生軍
由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既歸而憾告靖謀反有司
按驗無狀甌生等坐誣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謝
遣改封衛國公○帝將伐遼召靖謂曰公南平吳北

真覆錄我足筋與
庶頗之關乎舞劍
馬援之馬上顧盼
相似

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
憑天威得效寸尺功今雖衰病陛下若不棄病且瘵
矣帝憫其老不許尋薨

按靖用兵暢曉機權降蕭銑擒公祐獲贖利賊吐
谷渾為唐佐命元功雖遭蕭瑀高甌生讒譖而終
能自保真智將也

○唐李勣 字懋功曹州離狐人

隋大業末勣從翟襄為盜後又勸襄推李各為主以
奇計破王世充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
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萬數勣說各曰天下之亂

開倉以募兵誠為
至計但統其自取
無即制以致粟
則入為失策矣

本於飢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各以麾下
兵五千付勣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得勝
兵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各使勣守倉周圍掘
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為北道出關化及敗去○武
德二年各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
魏都未有所屬勣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
公所有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為已功吾所羞也乃
錄郡縣戶口以啓各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
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英國公
賜姓附宗正屬籍詔勣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

錄戶口啓各自上
是得百子不敢專
擅之意

乘其未度而屯磧
石以薄之此謀勣
與靖合是上下同
欲故勝

及盜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各反狀勣請收藥詔從之
勣為各服衰經葵訖乃釋○貞觀三年為通漠道行
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
頡利若度磧石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齊薄之
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
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勣前屯磧石突厥不得度
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於勣○勣為并州大都督
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乃勞中
國築長沙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于
長城遠矣○帝謂勣曰朕思屬幼無易公者公昔不

守并州而賢于長
城是輔周則固必
強

太宗以結恩為子
謀高宗以結恩為
已謀而不知亂唐
者矣自勳一言始

獻俘昭陵以明先
帝意不知此實
武也

背各。今豈背朕哉。勳感泣因嚙指流血已而帝疾謂
太子曰汝於勳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
射。彼必死致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遂為尚書
左僕射。○高麗莫離支男生為其弟所逐遣子乞師
詔勳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
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勳獻俘昭陵明先
帝意具軍容告於廟。○初勳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
季輔杜正倫徃客烏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卧内
推禮之後皆為名臣。平洛陽得單雄信力言貸死必
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勳割股肉啗之曰

選將必相奇虎福
艾者是擇人而任
之

生死永訣此肉同歸於土為收養其子其用兵多籌
笑料應變皆合事機。戰勝必推功於下。得金帛盡散
士卒。臨事選將必相。其奇麗者或問故答曰薄命之
人不足與成功名。

按勳戰勝攻取有佐命功惜其勸立昭儀又為唐
基禍

○唐蘓定方 名列冀州武邑人

貞觀初從李靖襲突厥頓利於磧石率鼓馬二百為
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霧霽見牙帳馳殺數百人頓
利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從葱山道總管程知

乘露行軍是出其
不意

見塵起馳搆賊營
是乘人之不及

乘雪追擒是出其
不意

節征賀魯至鷹婆州賀魯二萬騎來拒鼠尼施等引
二萬騎為援定方適休止見塵起即率精騎五百踰
嶺馳搆賊營賊衆大潰○定方復征賀魯以任雅相
回紇婆潤為副出金山北進至曳咥河賀魯十姓兵
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
援高攢稍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於陣不能
入定方因其亂擊之斬首數萬級賀魯西走定方遣
副將蕭嗣業等率襍虜兵追之自與雅相領新附兵
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
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擒遂勒兵進至雙河

與彌射合相與追擒賀魯以還由是修亭障列溪隄
定疆畛問疾收斂唐之州縣極西海矣

按定方機警有謀故出軍屢戰有功

○唐薛仁貴 絳州龍門人

仁貴少貧賤其妻曰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
天子自征高麗此猛將難得之時盍圖功名以自顯
乃應募于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
率兵二十萬拒戰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
自標顯持戟大呼而馳所向披靡衆軍乘之賊遂潰
帝問先鋒白衣為誰曰薛仁貴召賜甚厚曰朕不喜

太宗喜得虎將是
將者國之輔

以德易暴故能使
之效死

得遼東喜得虎將。○蘓定方討賀魯仁貴上疏曰泥
熟不事賀魯。為其所破。擄掠妻子。今王師至。賀魯宜
悉取以還。厚加賚遣。使百姓知賀魯為暴。而陛下至
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泥熟請隨軍效死。○詔仁貴
副鄭仁泰為鐵勒行軍總管。將行。帝曰。古善射。有穿
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
取堅甲賜之。時九姓眾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人來挑
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貴慮
為後患。悉坑之。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
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吐蕃入寇。命仁貴率阿

發三矢而虜氣懾
是三軍可奪心

將帥不和有大川
之敗是不知上下
同歎者勝

史那道真部待封擊之。先投吐谷渾。待封嘗為部城
鎮守。與仁貴相等。至是恥居其下。頗違節制。初軍次
大非川。將趨烏海城。仁貴曰。烏海地險而障。可謂危
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寬平。可置二柵。悉納
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當即滅之矣。乃約齊
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以牛馬萬計。送至烏海
城。以待後援。待封不從。領輜踵進。吐蕃率眾十餘萬
邀擊取之。糧盡沒。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
益兵四十萬。未戰。王師大敗。仁貴與蕃將約和。乃得
還。吐谷渾仁貴嘆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

古今事考 卷之四

歲在庚午不應有
事西方是天地訖
得

事西方。鄧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
名為庶人。未幾高麗叛。起為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
赦。還。帝思其功。召見曰。遼西不寧。瓜沙路絕。卿安得
高枕。不為朕指麾耶。拜瓜州刺史。領軍擊突厥。元珍
於雲州。突厥問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聞薛將
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示之。突厥相
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追擊之。斬獲甚
衆。

脫兜鍪示虜而遁
去是將軍可奪心

按仁貴驍將。三箭定天山。免胄驚突厥。雖有大非
川之敗。由將不和。違其節制。而然非其智勇不足。

○唐裴行儉

字守約。絳州聞喜人。

持蘓定方為大將軍。謂儉曰。吾用兵無可教者。今子
也。賢乃盡畀以術。已而受詔送波斯王子歸國。經莫
賀延磧。風雲晝冥。募者迷。將士飢乏。行儉止營。致祭
令曰。水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將軍百步。水
草豐美。後未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
至西川。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天
熱未可。進宜駐兵。須秘。邛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
召四鎮酋長。偽約。畋曰。吾念此樂。未嘗忘。孰能從吾
獵乎。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

揚言畋獵陰勒即
伍是勢險節短

款表都支而約敗
問安是用而示之
以不用

釋使以諭主是先
聲簡精騎約齋是
後實也

因虜抄掠而伏兵
糧車是因利而制
權

因虜抄掠而伏兵
糧車是因利而制
權

不告徙營之由是
紀之以事勿告以
言

縱反間以縉温傳
是事莫密於間

而進去。到支帳十餘里。先遣所親信問安否。外若閒
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及
秋拒使者。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
詣營謁。遂擒之。是日傳契前召諸部酋長。悉未請命
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齋襲遮旬。道獲遮旬使者
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擒。狀遮旬乃降。悉
俘至京師。帝曰。行儉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
黨悉擒。可謂文武俱備矣。○突厥阿史那温縛反。衆
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之不克。詔行儉統兵三十餘
萬討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為虜抄。軍餒死。行儉曰。以

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齋阿
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
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
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
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
將吏以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
止營所外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
曰。自今第聽我節制。勿問我所以知也。○阿史那伏
念偽稱可汗。復與温傳合。行儉總諸軍。頓代州之陘。
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温傳相貳。伏念懼。送款。且

受降如受敵如此則不虞戒矣將家之最要

通陰陽曆術善知人是為將者不可忽者也

豐州不可棄得也之要

請縛温傳自效後數日烟塵障天而南斥候俱駛行
儉曰此伏念執温傳未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敕
嚴守備遣使往勞既而果然自是突厥悉平○行儉
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所引偏裨若程
務挺郭待封等皆為名將

按行儉通陰陽術數善占候且善為掩襲縱反間
故每立功於異域

○唐唐休璟名瞻京兆始平人

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辨戰死朝廷議棄豐
保靈夏休璟以為不可上疏曰豐州控河遏寇號為

旗鎧鮮明而皆不習戰是純袴子弟先益于用

襟帶自秦漢以來皆郡縣之土田良美宜畊牧隋季
衰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羯戎得以乘利而交侵
始以靈夏為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安
固今若廢之則河傍地復為賊有而靈夏亦不得自
安非中國利也高宗從其言○吐蕃大將威莽布支
率數萬騎寇涼州入洪源口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
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
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臣酋豪子弟
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軍取之乃披甲先登六戰皆
克斬二將獲首二千五百築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

古今合注卷之四
百州傳卷之四
為虜使所願識是
威名服遠

計邊事如其策
是屬於廟堂之上
以誅其事

能言山川夷阻是
計遠近險阨上將
之道

既宴使者屢覘休璟。武后問之對曰前洪源之戰是
唐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嘆。○
西突厥烏質勒諸蕃舉兵攻安西道。武后命休璟與
宰相計議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請屯置盡如休
璟策。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綿地
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處皆能言之。每行師未嘗
敗。年踰八十猶託權近冀復用。

按休璟謀畧足以籌邊威名足以服遠特年老求
用不免為時所譏

○唐張仁愿 華州下邳人

武后時監察御史孫承景監靖遠軍還。自圖光鋒營
矢石狀。武后稱嘆擢為右肅政臺中丞。詔仁愿叙其
麾下功。仁愿先問承景破敵曲折。承景實不行。所問
皆窮。仁愿劾奏承景罔上虛列虜級。遂貶。以仁愿代
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默啜寇趙定。還出塞。仁愿以
兵邀之。賊引去。遷并州都督。長史及朔方軍敬晉為
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去。踵
擊夜襲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涯
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神。然後料兵渡
河而南。時默啜西擊。仁愿欲取河南地。於河北築三

踵擊夜襲是出其
不意

築城絕虜是使
敵人不得至者
之也

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
河今築城虜境終為彼有仁愿固請中宗許之表留
歲滿兵以助工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
于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
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
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地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又
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
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初
建三城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
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

置壅門而令併
拒敵是兵情不
也則閉

賞罰必直功罪是
賞罰孰明

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怯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為總管
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仁愿為將號
嚴明賞罰必直功罪

按仁愿築三城以絕默啜之入寇不置壅門以厲
士卒之出拒信為北邊良將與李靖部元振唐休
璟並稱

○唐王峻 滄州景城人

峻嘗為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餉衡永峻始築羅
郭罷戍卒填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
○後遷朔方軍總管安北大都護吐蕃率兵十萬寇

九田是兵家上策

古今合去將專

古今將專卷之四

卷之四

大呼鼓角應之是
動如雷疑

欲徙降虜於南方
是防逆至計

臨洮次大耒谷。其酋全達延以兵踵而前。駿率所部
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
里。令曰：前遇賊即大呼鼓角。應之。賊疑伏在旁。自相
聞死者萬計。俄而薛納以兵至武階。距大耒三十里。
賊陳兩軍之間。亘一舍。而近駿往迎。納夜使壯士啣
枚。麋突賊駭引去。追敗之。○後突厥默啜為稜夷固
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降者稍稍叛去。駿上
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鄙。
久必為患。虜若南收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雖孫
吳韓彭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大陳兵。召酋豪

以降虜充兵而皆
為勁卒是卒善而
養之

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
置淮右河南。不二十年。漸服中華。料以充兵。則皆勁
卒。諫者若謂降狄不可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
西。城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料
諫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夫往
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
滅。此降人皆戚屬。不與往年同也。臣請以三策料之。
一。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閉黠虜之患。以上策
也。二。亭障之下。番華參處。廣屯戍。為備擬。費甚人勞。以
下策也。三。置之朔塞。滋成禍萌。以無策也。不然。前至河

三策及處虜之道

遇雪自誓而因和
嘗是天地孰得

峻與知運不協而
賊叛是不知上下
同歆者勝

水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救峻將并州兵濟
河以討峻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乃
誓曰峻事君不忠不討有罪當自蒙罰今士卒無罪
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
遂分道追斬叛胡二千級○蘭池胡康待賓據長泉
反詔郭知運與峻討之峻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
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遂不協峻所降附知運輒
縱擊之賊意峻賣已復叛。

按峻守朔方於虜之入寇者設奇兵以敗之於已
降者欲徙南方以輯之皆得禦夷上策獨與鄯知

運不協致功業不終惜哉

○唐郭元振名震魏州貴鄉人

元振年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會吐蕃乞和其將論
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
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言或生利國家之患懼吐
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
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
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甚於前宜以策
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舍審也夫
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

請勿罷四鎮兵是
智者必雜於利害

令欽陵先還我要地而後與彼要結則不失險要且不墮其計中

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助。善為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各邇蘭部。易為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并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搔動。若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禦之策。后從之。○又言吐

問吐蕃以誅欽陵是親者離之

置和戎城白亭車以制東要路此德夷長策

蕃倦徯戎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減發和親使。而欽陵若不從。則其下必怨。雖欲大舉而不能。此離間之漸也。后然之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携卒誅欽陵。○吐蕃突厥聯兵寇涼州。詔拜元振為涼州都督。禦之初。州境輪廣。總四百里。虜未必薄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車。制東要路。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關田。盡水陸之利。歲數登。至匹纁。易粟十斛。○烏質勒之將。關啜忠節。嘗交怨。屢相侵。而關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忠節入宿衛。徙部落。

吐言不當與吐蕃
擊吐蕃

吐言不必冊阿史
那以招十姓

置瓜沙間詔許之忠節聽周以梯之計遂不入朝款
發安西兵。窺吐蕃以擊安葛。冊阿史那獻為可汗以
招十姓。請鄯虞瑾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且遣
人從間道齎重寶賂宰相宗楚客。以就其謀。元振知
之上。疏曰。國家往者不與吐蕃以十姓四鎮而不擾
邊者。以彼國衰亂。且於國家未有恩力。非實忘十姓
四鎮也。今若使効力立恩。則必請分于闐疏勒等地
請討婆羅諸蠻而求望無厭。益生中國事矣。臣愚謂
忠節欲用吐蕃之力。不便。又冊阿史那獻者。以其為
可汗子孫。能招抹十姓也。然獻之父叔與兄若斛瑟

吐言不可遣鄯虞
瑾蒐軍馬於拔汗
那

羅懷道元慶倭子并拔布。俱可汗子孫。忠節嘗請相
繼為可汗矣。而十姓未附。是其子孫無制禦之才。恩
義素絕。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為四鎮患。則冊可
汗子孫無益矣。兵力若足。則取十姓奚須可汗子孫
哉。又忠節欲以鄯虞瑾蒐兵稅馬於拔汗那國。往者
忠節嘗與虞瑾西往。則安葛聞之。而拒於北。拔汗那
堅城而抗於內。突厥又邀於外。則虞瑾豈能如往昔
之安哉。疏奏不省。楚客因建遣御史大夫馮嘉賓持
節安撫忠節。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代元
振領甘涼兵。召吐蕃并力擊安葛。安葛聞之。即發兵

古今法野專

百好專卷之四

古五成齊原

至此而元振之言始驗

此正所謂杖臣在內而大將焉能立功

出安西撥換馬者疏勒各五千騎追至計舒河擒忠節殺嘉賓守素師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楚客復表阿史那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具言無罪于唐而楚客受闕啜忠節金款加兵擊滅故我懼死而鬪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欲罪之元振使子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睿宗立召還安西酋長皆哭一路具酒迎送

按元振始使吐蕃繼鎮涼州矢謀石畫鑿鑿可行足稱儒將

○唐李嗣業 字嗣業京兆高陵人

立旗先走險是置之死地而後生

嗣業膂力絕眾善用陌刀每戰為先鋒所向摧北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據山阻水嗣業從高仙芝往討之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日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從步卒陞山頽石四面擊賊又立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潰驅至勃律擒其主平之虜號通神大將○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為大食所敗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嶺以為後計不可坐須蒞醢即馳守白嶺仙芝乃得還

以徒死無益而權為善後計此是兵之權

卷之四

百身傳表之四

十五

表嗣業功進金吾大將軍留為疏勒鎮使城一隅屢築廢壞有曰龍見因其處祠而祭之遂不壞漢耿恭故井又涸至是泉復出討勃勒過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窮壑讓者謂至誠所感○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王師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賴矣即大呼出陣帥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斧堵進所向無前賊敗去長安遂平

按嗣業有絕力有長技所稱猛將非耶

○唐李光弼 營州柳城人

蹈萬死取一生亦是其忠義使然

思義蒙不殺之恩必於所謀如此

光弼嚴毅沉果有大略善騎射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才授河北採訪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東救常山獲賊將史思義不殺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問思義計答曰今軍行疲勞遇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光弼善之遂據城持守明日思明兵二萬薄堞光弼以勁弩五百射之賊移陣稍北弼出其南夾澤沱而軍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殆盡思明懼引去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穴當先取之以除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光弼以景

范陽實賊之巢穴光弼所謀極善其知時何

夫斬崔衆是法令
必行

撒屋為搃石車是
亦因利制權

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
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狎侮承業光弼素不平及
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
兵光弼怒收繫之適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
衆有罪已繫之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
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
二載思明希德等率衆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付朔
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
十里賊至培之無及乃撒民屋為搃石車車二百人
挽之石所及輒死傷數十人思明為飛樓障以木幔

此下見攻者守者
各尽其力

約降以誘況其重
是誘而致之

築土山臨城光弼遣兵穴地頽之思明宴城下倡優
居臺上慚辱天子光弼遣人隧地擒取之思明大駭
徙牙幔遠去軍中皆視地而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沉
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埤遣裨校出若送款
者遂誘致賊數千沒于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
斬萬餘思明引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擣
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
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解圍閱三旬乃歸私寢
○已而拜天下兵馬副元帥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
夜入其軍且謂賊方謀當扼虎定而東出河上檄召

賊新勝難與爭鋒
是避其銳氣

移軍河陽使賊不
得西北是據其險

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遛其兵自
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雲京代之復召部將僕固
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即度使許叔冀戰不利
降賊思明乘勝西向光弼整陳徐行趨東京謂留守
常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誑之以計然洛無見糧
危逼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
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
關賊得地勢益強不如移軍河陽地阻澤潞戰則去
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北援臂勢也遂撤河南
縱官吏避賊督軍趨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

徐引部曲而賊不
敢逼是威叔所致

約降以驕其志而
以奇兵擊之且以
利動之以本待之

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
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
徐行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巳入三城衆二萬軍
絕十日糧與卒伍均賊憚光弼不敢犯宮闕頃白馬
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于潭西斬千
級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
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卒之抱玉許諾即給
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
即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甚衆
賊師周摯引部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歛

因其陣置即知其
可破此相敵之法

軍入登埤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置不足虞也日
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
亂也今以亂攻亂必有功因問賊陳何所最堅曰西
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時廷玉所得步
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俞惟
正曰番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
賜馬四十匹與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
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必入生死以之
退者斬既而馮堞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
末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壯馬有裨將援矛

以臨陣指麾之法

賜援者斬不戰
者是厲士之法

驅俘示思明是不
戰而奪其心

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
援矛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者三諸軍
爭奮賊衆敗奔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
資器械以億計擒周摯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
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初
光弼將戰置刀于鞞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
賊萬一不敵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
感動○太清襲懷州守之光弼以兵至懷州思明未
救光弼再逐北思明屯兵河濱鼓言渡河絕餉道光
弼壁野水渡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

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汝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可與偕來。左右竊怪此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汝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曰：兵幾何？曰：千人。曰：將為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即獲希顥，不免死。遂詣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之亦降。或曰：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吾野次，彼固易之。命將未襲，必詐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才出，日越之右降。

逆料敵情至此是
情使之以計而索其

由地道登埤大呼
是出其不意

光弼不得已而出
軍是上下不同款
故敗

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令。登埤大呼。王師乘城擒太清，送京師獻俘太廟。○思明使謀官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魚朝恩信之，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出師計。使者未督戰，光弼不得已命李抱玉守河陽。次北邙，光弼使依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邊境，非便地，敢請陣諸原。光弼曰：有據可以勝，可以敗。若陣于原，則失據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

古今事考

古今事考卷之四

古今事考

保聞喜棄河陽則
前功盡隳所謂無
笑也

拜留舟以祭去就
是君臣相猜

之委物。偽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渡河保聞喜。抱玉以兵寡棄河陽。帝以懷恩遠令覆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未幾復拜太尉。寶應元年封臨淮郡王。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烟閣。北印之敗。懷恩羞其策謬。反怨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嫉之。二人用事日謀中傷之。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及身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後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為辭。帝令鄆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光弼疾篤。將吏問

前命輦母還京此
又吊卹其母帝之
待光弼厚矣

先謀後戰此善兵
者

號令一新是法令
馳行

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為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尋卒。部將即以其布為光弼行喪。號哭相聞。帝遣使吊卹其母。○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鄆。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為朔方也。營壘士卒旗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容色。悉精明云。

按光弼治軍尚嚴。用軍先謀。一戰而勝。饒陽再戰而勝。太原三戰而勝。河陽天下服其威名。若此。邛之敗。則懷恩遠令所致。不可輕訾。

唐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

子儀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累遷副都護安祿山反詔子儀為朔方節度使與李光弼合兵東討破賊將史思明於沙河祿山益出精兵以助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則心不固戰必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聞遂破之斬首三千級俘獲甚衆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擊之又斬首四萬級獲人馬以萬計思明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以迎王師○肅宗時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

料敵恃加兵而易我此亦料敵之法
戮步將以徇是與光弼之斬其首未者相似
晝揚兵夜擣壘
是我逸而勞之

二隊逐之又直貫其營是不使敵人得至者勢也

安李嗣業為前軍元帥為中軍子儀副之賊將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嗣業以長刀斬賊數十騎乃走回紇以騎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明日王入京師休士三日遂東出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心率兵十萬屯陝助通儒王師至新店賊已陣子儀遣二隊逐之又悉軍直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嗣業率回紇從後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走保相州遂收東都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入朝帝遣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帝命九節度使大舉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

古今法法傳
百將傳卷之四
王成齋原校
古今法法傳
百將傳卷之四
王成齋原校

古今合注傳
以二人皆元功而不立帥是責功不專故敗

偽遁而伏發是利而誘之

進退相顧望者以其無統帥故心志不一也

臨攝。但用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眾為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者三千士。伏壁內。誠曰：「頃吾却賊必乘壘。汝謀而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衛州。連營進攻相州。引漳水灌城。浸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思明。思明自魏未。光弼前軍遇之。戰郭南。子儀督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晝晦。蛙步不能相物。色於是南師潰。賊亦走。時王師眾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故及于敗。魚朝恩素嫉其功。因譖之。帝遂

既恐二軍與賊合而又恐新將不能制乃任子儀終非純心用資之道

發詔勅以自明此亦不得已為自保之計

以光弼代子儀領朔方兵。子儀雖失軍無怨望。心謙者謂子儀有社稷功。為將士冠。不宜置散地。及光弼敗於邙山。失河陽河中。亂殺李國正。太原戍鄧景山。朝廷恐二軍與賊合。而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汾陽王。屯絳州。時帝不豫。引見卧內。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流涕出。至屯誅首惡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百計離搆。遂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害。盡發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言之。以自明。詔曰：「朕失德貽大臣憂。朕甚愧之。自

料賊不與者由
素所精練也

望壁勿子戰是
以制之

今公母有疑。○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懷恩本臣偏將，雖剽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為亂者，誘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汾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我緩之當自携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懷恩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等二十萬掠涇汾，由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帝命李忠臣等分屯要害，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子儀召涇汾軍，總萬人。

子儀思素素者故
為回紇所懷慕

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等各當一面，自率鉄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恠問是誰，報曰：郭令公。回紇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懷恩欺我。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共之。今乃棄舊好，助逆臣，一何愚！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令公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可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夷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

因力不敵而以至
誠示之竟以退敵
幾於王者仁義之

師是不戰而屈人

回紇擊吐蕃是
善離之

因其死故言易
八是因利制權

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
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忘
忠義而至此耶回紇下馬羅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
召與飲遺綿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
國相負而未棄親也馬牛蔽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
之如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
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群虜無所統一遂許諾
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
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衆於靈臺西原○回紇赤心
請市馬萬疋有司以財乏止市千疋子儀曰回紇有

願納俸以易馬是
其憂國奉公之心

列屯練兵二者皆
制勝之策

大功且答其意又中原須馬臣請納一歲俸佐馬直
不聽人稱其忠○帝嘗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
退上書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徽後開元
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
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瘼傷凋
耗十存二三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入畿
郊勢踰十倍難與角勝臣惟陛下不制勝耳力非不
足但蒞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
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
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

古今合去專

古今專卷之四

年五

受詔即日赴道最得人臣事君之道

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守必固。攻必取。長久之策也。○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取士必得。麾下宿將數十。後皆王侯。貴重幕府六十餘人。後皆將相。顯官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時方。多虞握兵在外。然詔至。即日赴道。無纖芥顧望意。故諛間不行。

○唐李抱真

以起用子儀為伐謀。而知其不戰自解。是深于兵机者。

訓練澤路民兵。不費廩而兵足。最是練兵上策。

抱真因兄抱玉屬以軍事。授以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馬。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為朝廷所殺。今起而用之。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自解也。既而懷恩敗。如抱真策。○後為懷澤路觀察。留後策。山東有變。澤路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凋剝。乃藉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三年皆為精兵。率所部得戍卒二萬。既不廩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

橫絕離阻其奸可
稱上兵伐謀

卒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時李希
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
州截然橫絕潰叛中離阻其奸為群盜所憚○朱滔
悉幽薊兵與回紇圍具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
號則欲臣制諸叛衆心稍離天子下罪已詔顯赦群
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合從擊滔
武俊許諾而內猶豫乃諉軍事于盧元卿以數騎自
造武俊壁謂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攻陷具州以其志
欲自肆於天下也足下既不與競長雄乃捨九葉天
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今上暴露

抱真勸諭武俊情
真詞切故武俊易
慮

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泣下武俊亦感泣退
帳中共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指心誓天曰此身
已許公死矣遂約為兄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于
涇城○抱真喜士雖小善皆卑辭厚幣數千里邀致
之

按抱真練兵有方待士有禮禦敵有謀可謂有能
之將也

○唐李晟 字良畧 涿州臨潭人

大曆初李抱玉表晟為右將軍吐蕃寇潞州抱玉授
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

古今事考 卷之四

合兵圍范陽趙州
之圍自解是攻其
所必救

懷光有異謀恐晟
獨屯東渭橋則勢
難轄制故請旨合
軍咸陽後晟知其
謀故乘詔使之至
即使詔還屯東渭
橋

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虜
乃退去。○朱滔王武俊困陳日知于趙州。晟建言以
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兵圍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
帝壯之。俾仁策三將軍莫仁摧等隸之。晟自魏引而
北。武俊果解去。○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進
次代州。詔拜神策行營鄴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
時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
徙屯與懷光聯壁。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
顧軍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表暴為
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畏服。欲令見之。奪其心

懷光欲晟自削以
取怨于下而晟曰
惟聽元帥命則計
遂不得行矣

耳。懷光益不說。○懷光欲阻撓晟軍。奏言神策軍給
賜比方鎮獨厚。今禁逆不平。軍不可異視。懷光欲晟
自削其軍。則士怨而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
不贍。遣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議所宜者。懷光
曰。廩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口。晟曰。公元帥軍
政得專。之晟將一軍。唯所命。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
光默然。計塞顧。刻削廩賜事出已乃止。○懷光陰與
朱泚謀。反適有使者到晟軍。晟即令曰。有詔。徙屯。遂
結陳趨東渭橋。時帝狩梁州。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
中。兵孤絕。晟能勝耶。瑊曰。晟忠義不可奪。臣策其必

偽致款於懷光而
激發諸將分據要
害則制之有道矣

駐梁漢以保天下
望是興復根本

破賊晟孤軍橫當賊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辭厚幣。偽致款於懷光。而激發諸將分據要害。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責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携貳。多自拔歸晟。帝欲西幸。晟請駐梁漢以保天下。望晟家屬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泣曰。天子安在。而欲恤家乎。朱泚使人款壁門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為賊作間乎。立斬之。邏士得姚令言。謀者晟命釋縛。善飲食之。遣還。敕曰。為我謝令言等。善為賊守。勿不忠於泚。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閘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

先攻都城是扼吭
之勢

不以今日退度為
喜而以後日復守
為三軍慮。故但言
安知天道不使人
識破

置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在苑中。今直擊之。是擣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進。薄都城。賊將張廷芝等求戰。晟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冒死來。是天誘之矣。遂勒兵急擊。大破之。泚率殘卒萬人西走。餘黨悉降。露布至。梁帝還京師。○初。晟屯渭橋也。榮惑守歲久。及退。府中皆賀曰。榮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難。安知天道耶。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天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衆曰。非所及也。○吐蕃

無故卑辭請和必是詐謀以嚴所以諫不可許

尚結贊謀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耳不去之必為吾患遣使卑辭因燧請和且求盟謀執瑊以賣燧會晟在京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而張延賞當國素與晟有隙參言晟不可久持兵柄帝惑其言罷其兵已而瑊與吐蕃盟于平涼虜劫之瑊挺身走免詔罷燧河東軍皆如晟所料○晟治軍必曰某有何勞其有何長雖厮養小善必記姓名

按晟忠義獨全智勇相須內平朱泚懷光諸賊外禦吐蕃諸虜大為晚唐倚重

○唐李愬字元直

既不設備又為懸言皆是誤敵之法

愬有籌略善騎射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乃命為唐鄧節度使討之愬以其軍初傷痍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高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撫養將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士所傷痍疾病親為營護蔡人素賤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為備愬沈鷲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柔弱而用之賊未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爾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為愬死故山川險易

愬此時行事大與李牧相似

始愬不殺丁士良
乃因擒陳光治以
致吳秀琳又因擒
李祐以攻吳元齊
皆因其勢而利道
之者也

留吳房以分元洛
兵力是我專而敵
分也

與賊情偽悉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
益河中廊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進軍
青陵擒剽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表為捉生將士良
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以陳先治為之謀
也我能為公取之乃擒以獻於是秀琳以文城柵降
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
避之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精騎
尾擊愬下馬據胡床令軍中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
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
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

伏壯騎而見羸卒
是利而誘之

下與語親釋其縛表以為將秀琳與愬策曰必欲破
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之健將也守輿橋柵其
戰嘗易官軍愬謀祐護禧于野遣周誠以壯騎三百
伏其傍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周誠擒而還
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待問召祐入屏
人語至夜分諸將皆謂祐與李忠義皆賊將不可近
愬益厚待募死士三千人命祐為突將以統之會天
久不雨軍中以為不殺祐之罰愬力不能獨完祐乃
持祐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也即械送于
朝表言若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

曲全李祐故終得
其死力

古今事考

古今事考

古今事考

厚撫謀者是事章
重於間

師夜起者是欲出
其不意也

佩刀出入帳下。表為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附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合謀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致其情。愬益悉賊之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元祐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為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會大雨雪。天晦風凜。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卒抱戈凍死者十一二。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

整鷓鴣亂軍聲典
留柝傳夜是使之
不疑所謂實而示
之虛

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愬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傍皆鵝鴨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閤留持柝傳。夜自。知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未索褚衣耳。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薄之。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蓼韞見度。將避之。愬曰。以方

廢上下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乃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遂還屯文城柵，愬與賊戰，破之。凡十一遇擒其隊帥五十，俘馘萬計。功名之奇，世所未有。方愬還屯文城時，諸將請曰：「公始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盛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人所不諭。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

功乎衆皆服

按愬得賊將李祐，李忠義不誅，反用為腹心，以擒元濟是無忌敵之心。及平蔡州，屯兵鞠場，以待度且執上下之禮，又無爭勝之心。降萬衆而不戮一人，使之不疑，則恣情喜殺之私，毫不累胸中。真古今良將李晟之克肖子也。

○唐馬燧字洵美

燧初為趙城尉，後遷河東鄆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為

制短長衣與為戰車是謂械執精

後書抵悅示好是
驕之而使之無備
所謂兵以詐立

戰車冒以後視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
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二萬威
震北方○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
燧建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圖刑州身攻臨洛築長城
絕内外援詔燧以步騎三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
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嚙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
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
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
光以萬人據雙崗築東西柵以禦意燧攻柵未下吾
已拔臨洛饗士以戰必勝之術也燧令大將李士良

鉄銷維車載土置
水此渡水之法

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
焚朝光柵急擊破之斬朝光進軍臨洛悅悉軍戰燧
自以銳士當之悅大敗刑圖亦解悅集散兵二萬壁
洹水淄青軍其左常冀軍其右燧進屯鄴悅遣將王
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
鉄銷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渡悅知燧食
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
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欲以掩
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鷄鳴時鼓角而潛師棄洹趨
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藏火待軍畢發匿

潛師趨魏州是攻
其所必救

焚橋而因募勇士以待是盈吾之陽即以待彼之陰節

其傍。須悅衆俱渡。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踰橋。乘風縱火。噪而進。燧令士無動。命除榛蕪。廣百步為場。募勇士三千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兵擊之。悅敗奔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擄三千人。淄青兵幾殲。悅夜走魏州。抱真危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攻。人今悅與淄青常冀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且悅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所必救。故趨魏州以破之。衆皆曰。善。悅遣人告急于朱滔。王武俊二人以兵五萬至魏州。帝遣李懷

國難未舒而私忿交惡故難成大功

光以朔方軍五千助燧。與滔等戰不利。引還太原。初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鉢。鉢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怒。及解軍糧至。燧自有之。以餘給抱真。抱真勒兵不出。燧欲攻魏。取攻具於抱真營。并請雜兩軍平其功。抱真不聽。請獨當一面。已而武俊略趙地。抱真分麾下二千戍邢。燧怒。謂抱真以兵還守其地。我獨戰死耶。將引還。李晟力言。邢為趙之北。壤宜分兵守之。乃解及田昂降。燧請以洛州隸抱真。而以李晟兵獨隸已。抱真亦請兼隸于燧。以示協一。故議者咎燧以私忿交惡。卒不能成大功。○李懷光反河中。

古今合注傳卷之四 四四 五成齋原抄

其黨分據州縣詔燧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復數
 郡天下蝗兵艱食朝臣多請宥懷光者燧言河中近
 甸捨之則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但得三十日糧足平
 河中帝許之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燧以長春不下
 則懷光固守久攻則所傷必多乃挺身至城下見廷
 光廷光憚燧威拜於城上燧知其心已屈徐曰我自
 朝廷未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
 祿山以來功高天下柰何棄之為賊族計若從吾言
 非止免禍可得富貴也爾若以我為欺今不遠數步
 可射我即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

因拜城上而知其
 心所以即張燈料
 呂精敏降之意

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
 渾瑊自以為不及冀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
 制敵固有過人者燧濟河賊將斬懷光降。

按燧前討田悅後討懷光皆能奮立功勳獨以私
 忿與抱真交惡是所短也

○唐渾瑊 鉄勒九姓之渾部人

瑊善騎射安祿山反嘗從李光弼定河北殺賊將李
 立節從部子儀復兩京屢勝賊子安慶緒又從僕固
 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最授太常卿○帝狩
 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與朱泚兵戰譙門自晨至

因勁車而塞門焚
戰是因利制權

掘大隧以陷敵此
可為車戰法

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如雨。圍城。又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為障。指城東北。構本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皇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石以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筆。使量功。授詔不足。則以衣授瑊。俯伏嗚咽。前與防城使侯仲。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燃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及隧而陷。風逐。悉焚賊。皆死。○吐蕃尚結贊。陷鹽夏。陰圖京師。而畏瑊。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詞重禮。請燧講好。燧力勸。帝乃詔

功高心下是勞而
不伐有功而不德
此善居功者

約盟于平涼州。以瑊為會盟使。已而結贊劫盟。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瑊挺身走得免。○瑊性忠謹。功高而心愈下。歲時供奉。必親視。受賜必拜跪。世方之金日瑊。故帝始終倚任。時天子常恐藩侯生變。每事姑息。惟瑊所奏。不盡從。可。瑊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猜間不能入。

按瑊以夷人立功中國。為天子倚重。真唐之金日瑊也。

○唐王忠嗣 華州鄭人

忠嗣父海賓。歿于軍。帝憐其忠。召忠嗣養于禁中。時

年九歲及長有武畧帝嘗與論兵應對烽起帝噐之
後為蕭嵩麾下出河西帝以其年少有復仇志詔不
得特將及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
乃請精銳數百襲殺賊數千人獲牛馬萬計嵩上其
功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時突厥新有難忠嗣
進軍磧口經略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
強特文降耳乃營木刺簡山謀虜實因上平戎十八
策縱反間於拔悉各與嵩邏祿回紇三部攻多邏斯
城涉昆木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靖邊二城徙清塞橫
野軍以實之併受降振武為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

料米施偽降而致
計攻斬是料敵制
勝

以勇將而能持重
安邊最人所難

不竭中國力以幸
功名是進不求名

縱間襲虜是事莫
重於間

授河東鄴度使○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
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
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有缺繕補有漆弓百五
十斤每殺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
縱詭間向虜隙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
樂為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
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
人自勸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扼要險築城堡斥
地甚遠自張仁愿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後俄為河
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鄴度使佩四將印控制

以勝吐蕃為無益
而後竟如所料

忠嗣不得已出軍
是上下不同款故
不勝

萬里世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召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必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償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撫其過。會黃延光建言：請下石堡，遂詔忠嗣。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李光弼謂忠嗣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心。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賞格，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諛口，有不便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下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

一忍以數萬人命
易一官是進不求
名

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黜中

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

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治兵。又安祿山城，雄

武扼飛狐，塞謀亂。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返。數上

言祿山日亂，林甫益惡之，使人誣告忠嗣當養宮中

時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詳驗罪，應死。哥

舒翰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拜漢陽太守。卒後

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時號

為名將。○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價馬，直諸蕃爭。未

市，故蕃馬漸少。唐軍日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

互市高價馬，直得
招徠之道

東九千騎以實軍。至天寶末，益滋息。

按忠嗣雖負勇敢而尤能持重，安邊不喜生事，可謂戰將亦可為守將。

○梁劉鄩 密州安丘縣人

鄩幼有大志，好兵畧。涉獵史傳，事青州王師範。唐昭宗幸鳳翔，梁太祖率師迎於岐下。師範即乘虛襲據太祖營，攻兗州。初，鄩遣細作詐為鬻油者，覘城內虛實，及出入所視，羅城下。一水竇可引衆入，即以告師範，請步兵五百，宵自水竇啣枚而入。一夕即定城中，晏然無擾。○梁太祖命大將葛從周攻之時，從周家

詐鬻油以得虛實是善用間者

與毋登城是亦緩兵之法

屬在城中。鄩善撫其家，并堂拜從周之母。從周攻城

鄩以板輿請毋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新

婦而下，並不失所。爾其察之。」從周獻款而退。鄩簡城

中凡不足當敵者，悉出之於外，與將士同甘苦。分衣

食以撫外軍。戢兵禁暴，居人泰然。後從周攻圍既久，

鄩無外援，一日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從之。

鄩禁之不可，即遣人從容告彥溫曰：「請少將人出，非

素遣者勿帶行。」又揚於衆曰：「素遣從副使行者勿禁，

其擅去者族之。」守民間之奔逸者乃止。外軍果疑彥

溫即戮于城下。自是城守遂固。及師範力窘，從周以

揚言擅去者族之而奔逸者即止便是制縛彥溫之術

待師範降而聽命
是不背其主

設伏河曲叢木是
出其不意

縛草人於驢上是
疑兵

禍福諭鄆鄆報曰。俟青州本使歸降。即以城池還納。及師範降。梁鄆即出城聽命。太祖嘉其節槩。以為有李英公勳之風。授鄆都押牙。太祖牙下諸將皆四鎮舊人。鄆一旦居其右。及相見。並用階庭之禮。太祖尤奇重之。○晉王入魏州。鄆以精兵萬人自洹水移軍魏縣。晉王未覘鄆。設伏於河曲叢木間。俟晉王至。大誤。而進圍之。數匝。殺獲甚衆。晉王僅以身免。後鄆潛師出黃澤。趨太原。將行。慮晉軍追。乃結芻為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數日。晉人方覺。會霖雨甚。晉兵不能追。鄆整兵而旋。○魏人臨清積粟之所。鄆

劉鄆之戒嚴不戰
是欲乘其變而起

飲水喻出戰之
難是知進退

引軍將據之。晉將周陽五自幽州率兵至。鄆乃趨貝州。與晉軍遇於堂邑。鄆擊却之。遂軍莘縣。增城浚。隍自莘及河。築埽道。通餉路。末帝詔出戰。鄆曰。臣深溝高壘。享士訓兵。戒嚴以伺進取。苟得機宜。豈敢坐廢。帝又遣中使督促。鄆集諸將曰。主上深居宮禁。未諳兵務。與白面兒謀。終敗大事。臨機制變。安可預謀。今揣敵未可輕動。會諸將皆欲戰。鄆默然。他日復召諸將坐軍門。見河水一罅。命飲之。衆莫測。或飲。或辭。鄆曰。一罅而難若。是滔。滔河水可勝。既耶。居數日。與晉戰。殺獲甚衆。晉軍繼至。鄆遂引軍襲魏州。與晉王戰。

敗南奔歸洛。張宗奭承旨逼令飲醜卒。

按鄆初為王師範據守兗州可稱其忠。後謂梁末帝未可伐晉可稱其智。

○周劉詞

字好謙燕城人

梁初詞事鄴帥楊厚以勇悍聞。○唐莊宗入魏兩河之戰亦預焉。○晉初從杜重威圍鎮陽自登雲梯身先士伍以功遷恭州團練使在郡歲餘臨事之際必披甲枕戈而卧。人問之曰吾以勇敢登貴仕不可一日而忘本也。若信其温熄則筋力懈怠將末何以報國。○及漢有天下太祖命守河西叛將李守正遣敢

披甲枕戈而卧即陶侃運甓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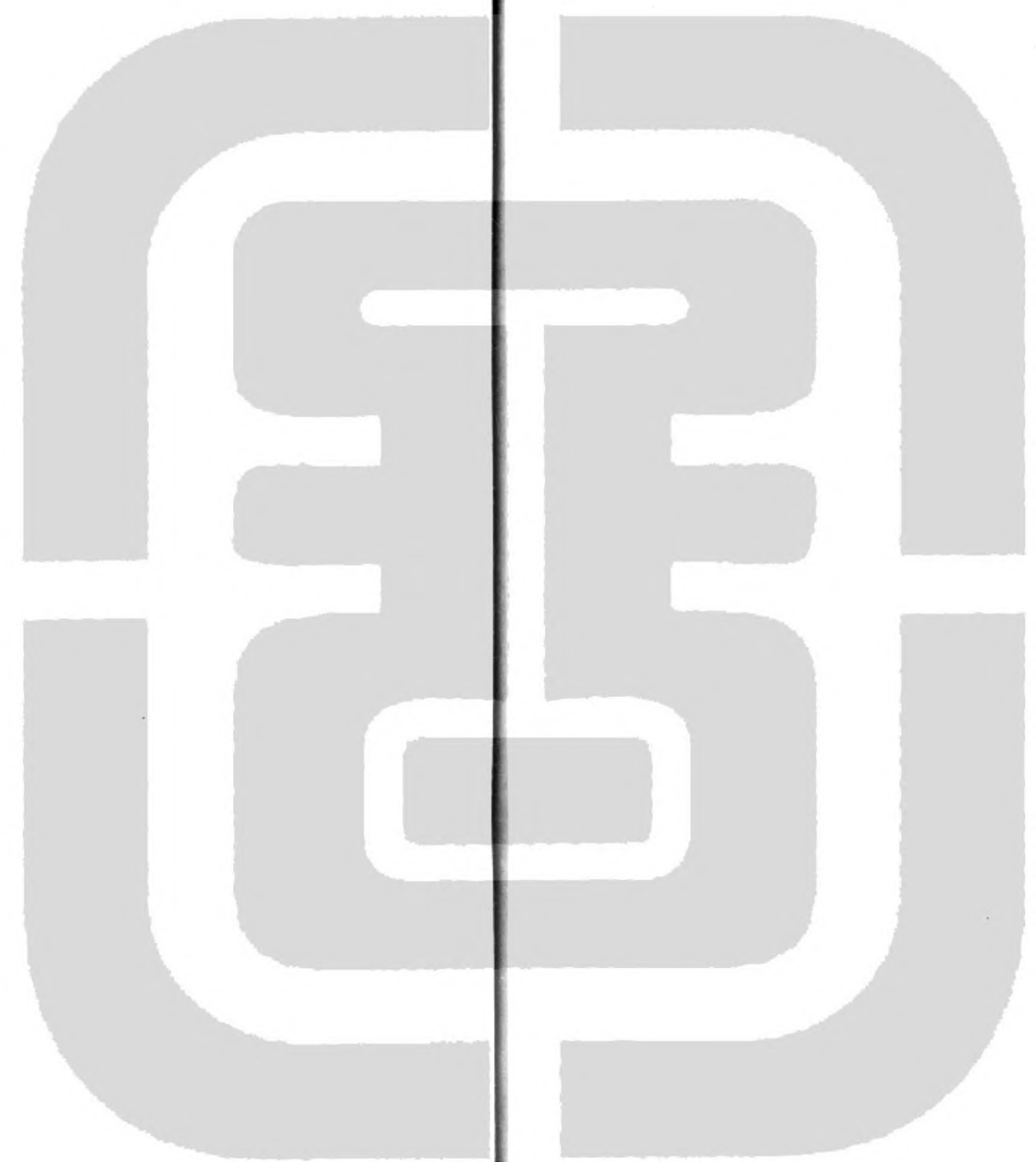
神氣自若若泰山崩而不瞬

疾驅而北是不以利害二其心

死士夜入其營將士驚怖詞神氣自若。令曰此小盜耳不足驚也。遂免胄橫戈叱短兵以擊之賊眾敗走。○周顯德初世宗親征劉崇詞率本部隨行至高平遇樊愛能等自北還言官軍已敗止詞勿行詞不聽疾驅而北世宗聞而壯之還授永興鄆度使。按詞歷事五朝皆以勇悍著功名足稱猛將。

新鐫批選百將傳合法兵戎事類卷之四終





古今法相傳
卷之四

五十一
王成齋原校

